思適齋集

思適齋集卷十五

元和顧千里澗蘋

題跋

宋本荀子跋 己丑

藝芸書舍藏宋槧荀子二。北宋則吕夏卿監本，南宋則錢佃江西漕司本也。佃字耕道，陳直齋稱其本最爲完善，指同時建浙蜀諸本而言。若較監本，互有短長，正以合之，乃成兩美耳。近者王石渠先生讀書雜志內有荀子一種，屬訪此兩本，將採擇焉，當必各盡其所長矣。錢本合孟楊文中爲四書，刊於淳熙年，吕

本耕道謂刊於元豐困學紀聞謂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寧舊本按熙寧元豐相接當無異本而台州重刊則今未之見云

宋本淮南鴻烈解跋

汪君閬源收藏宋本淮南子予既屬傳其副又獲借其眞手勘累句略得其就緒遂書其後曰此於今日爲最善之本矣如第一卷欲宍之心亡於中宍未誤爲寅也第三卷積陰之寒氣者爲水未刪去者字也十二月指子子未誤爲丑也第四卷洪毗毗未誤爲肶也寒冰之所積也氷未誤爲水也牡土之氣牡未

誤爲壯也第五卷以索姦入索未誤爲塞也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于未誤爲干也輕舉獨往往
未誤爲任也第八卷太淸之治也治未誤爲始也第
九卷采椽不斲斲未誤爲斷也夫據榦而窺井底榦
未誤爲除也而不足者逮於用逮未誤爲建也知饒
饉有餘不足之數饒未誤爲饑也第十卷故君子懼
失義義上未衍仁字也第十一卷故不爲三年之喪
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注中始字未誤入正文未也
而刀如新剖硎硎字未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也處勢然也勢未誤爲世也是由發其原是由未誤

倒爲由是也第十二卷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乞俱未誤爲乙也在其內而忘其外在下未脫其字也楚軍恐取吾頭軍未誤爲君也瞋目𧸘然瞋未誤爲瞑也第十六卷夜之不能脩於歲也於未誤爲其也故寒者顫者字未脫也第十七卷曾者舉之曾未誤爲聖也不若尋常之纆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纆俱未誤爲纏也或善爲故善未誤爲惡也賊心亡止亡止二字未誤合爲㐀一字也第十八卷無爲貴智智下未衍伯字也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君未誤爲王也聖人見之蚤蚤未誤爲蜜也第十九卷欣

若七日不食若未誤爲然也元不憚悇癢心憚未誤爲憚也第二十卷雨露所濡以生萬物濡以未誤倒爲以濡也與鬼神合靈與字未脫也而卵剖於陵剖未誤爲割也挺胷而朝天下胷未誤爲胁也第二十一卷禹身執虆𦈢𦈢未誤爲垂也若夫注文足以正各本之誤者尤難以枚舉茲不及論也

宋板外臺秘要方跋

外臺秘要方四十卷此殘宋本所存者第一至六又九十又十三至十八又廿一又廿五至卅又卅二凡廿二卷其第十五卷殘零已甚僅存數葉餘亦往往

有鈌此書今行世爲明末程衍道重刻據其自序云向購寫本是未見宋槧也就中異同姑弗具論開卷林億題銜判登聞檢院輒改檢爲簡一望而知其非餘可知矣宋槧雖不全豈非寶物哉舊經書賈作僞剜移卷第今悉加改正而書其後（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廿四字或廿三廿五不等）

衢本郡齋讀書志考辨跋　己丑

衢本郡齋讀書志二十卷姚應績編世所罕見乾隆末年我友瞿君木夫收得舊鈔本予從之寫其副藏諸篋中未嘗示人其木夫本旋經黃（丕烈）借去迨嘉

慶己卯爲汪君閬原付梓乃有嘉興李富孫跋謂以予所鈔屬伊校不審黃李孰爲此言也梓成印行爰發向所鈔一讀覺小學類中有不可通者再四尋繹方知當晝分六段自第二段以下皆鈔本錯簡也第一段起爾雅第一至方言第六第二段起說文解字第七至經典釋文第十三第三段起干祿字書第十四至臨池妙訣第十九第四段起右未詳撰人云云上接臨池妙訣三卷一行之下合之爲第十九至類篇第廿四第五段起集韻第廿五至唐氏字說解第卅第六段起右皇朝唐耜撰云云上接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一行之下合之爲第廿至切韻指元論四聲等第圖第卅九而卷終

焉依此移轉庶幾行所無事而部居時代各得其所否則可尋之迹遂泯矣然而成事不說也今年木夫枉過敝居見示衢志考辨一冊論袁本之失明衢本之善精細詳備誠不可不與本書並行者也因憶管見附著於尾既以奉質仍望教我

古刻叢鈔跋　鮑本

頃孫伯淵觀察用時代重編次古刻叢鈔寄其槀屬以刊行爰取家本並借戈君小蓮藏本相勘旋因專力治說文未遑卒事也鮑丈淥飲過予楓江僦舍談及讀書齋叢書新刻入諸辛集即出其底樣見付并

勘乃輟數日功重理一過彼此得互爲更正如于字
然可疑者尚往往而有焉夫校石刻文字之書非特
不可以意推測并不可據他書改補如宋臨澧侯劉
襲墓誌第四弟口口軌太子舍人據沈約宋書宗室
傳襲弟實太子舍人誌下文云第四男量淵遂出後
第四弟實又誌云襲字茂德兄覬字茂道其弟第三
字茂蔚第五字茂通則實之字茂軌可知矣所闕口
口殆實茂二字耳第一男口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
侯據傳覬無子襲以子晃繼封所闕口殆晃字耳南
村非不知檢宋書者亶由悉依石本故如是耶唯誌

云第五弟季茂通海陵太守而傳言實弟爽海陵太守季爽違異必有一誤未審石本果何如兼未審南村果何如也其他大略準此鄉者白堤有錢聽默實書賈中陳思之流憶廿年前述此書南村手寫者首葉鈐崑山葉文莊藏書圖記曾在白蓮涇王姓家近始散失不知歸何地竊計爲時未遠宜仍留天地間因於還鮑丈日輒附識之尾且將舉告觀察以俟相與物色庶幾得之盡決其所疑也

又跋　孫本

此伯淵先生所重編次以原書隨得隨鈔時代紛糅

難於觀覽故也不遠河江寄以屬校因再四尋勘其間即有所審正必取資別本未嘗隻字敢憑胸臆即如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十一月九日乙卯上文云以普通元年下文云粤其月廿八日戊戌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辛丑朔十二月庚子朔是十一月爲辛未朔九日當是己卯故廿八日戊戌也然所有本皆作乙字近見鮑氏知不足齋本獨爲己字乃始改焉其他大略準此鮑本先既刋刻仍籍是本訂定如千處他日故當兩行之也

又跋 家本

南村所鈔篆隸皆無釋文其西漢東漢兩石刻有之者乃乾道間東萊蔡迨所爲南村并其考全載之也他篆籀皆平易可識唯古刻第二　下兩字讀者每疑惑莫解予以爲是淮西道院四字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卅三晧道下　等字卅三綫院下　字與此但筆畫繁簡不一耳說文宀部寏重文院而𨸏部又有院徐氏謂𨸏部重出然則寏爲院之正字故四聲韻院字之釋亦依宀部也聊出之以俟能知古文者

又跋　壬申

是書刊刻已竟從兄東京取小讀書堆所藏付校其本後題云右南村古刻叢鈔非全書也已巳冬借崑山葉氏所藏鈔本錄於榮木軒至庚午四月十二日完共五十八葉錢穀記驗其筆迹非叔寶手書蓋出自轉鈔也然視前所有各本迥勝今據以修板改正者凡五十餘字至其字之多少如入衛夭各本多衍字錢本無階(二)案衍者不可通唐故江南西各本少西字錢本有道觀察判官(三)案江南西道開元廿一年分十五道置採訪使之一也治章郡碑文中南康臨川皆屬其部不知者刪去誤甚矣故右內率府兵曹各本首多唐字錢本無(四)案以本書推之蓋有領者皆依領爲標題此以意改而未明乎其例也前守淄州日各本多水字錢本無平縣尉(五)入

案淄州之屬縣有鄒平可知所缺塡篋口各本少一處爲鄒字其間不得更有水字也缺字錢本有干九案脫者不可通又案上文云鸞鳴鳳和疑叶所缺當在塡下於假句始合錢本轉鈔仍有小譌也皆錢本是而他本非也因不可修改別記於後以正之

題清河書畫舫後 戊寅

藏書有常熟派錢遵王毛子晉父子諸公爲極盛至席玉照名鑑而殿一時嗜手鈔者如陸勅先馮定遠爲極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卽席氏客也各家書散出予見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書賈錢聽默皆甚

亟常熟派能襯裝訂籤題根脚上字便曉屬某家某人之物矣予書從兩人問各家遺事頗悉此清河書畫舫一部是彬侯所寫相傳青父底稿在玉照處蓋自真本錄出也近歸泰濟生太史石研齋插架以彬侯名不甚顯著筆跡識之者既尠又其常用名號小牙章亦不曾鈐記恐久而莫辨命予輒題於帙尾

示兒編跋 辛未

示兒編履齋原書廿四卷爲前後編唯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今世所存皆其鄉人胡楷重加訂正之本故廿三卷而不爲前後集蓋依七條各并入其門類

矣前明潘方凱刻是書削去楷題誌本末乃無可考先從兄抱沖藏姚舜咨家鈔者題誌具在文句亦迥勝但人罕見者耳鮑丈淥飲以盧抱經孫怡谷徐北溟三君校正潘刻屬用姚鈔覆勘爰細讎一過第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卷姚鈔皆標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撰當是履齋自稱如此餘卷標廬陵鄉先生云云者胡楷稱履齋而改之如此也改有不盡則兩者岐異矣禮津必履齋所居之地名惜今已不復可知即舉諗鮑丈冀或將有以證明之

又

辛未年重校補序

庚申首夏為鮑丈淥飲用姚舜咨鈔校潘方凱刻去歲庚午甫墨於板回溯疇昔閱星終矣刷印槀樣屬事覆勘數過荒居再三商榷乃按原文鉤稽擿剔又於羣籍旁考得證當殺青之旣定下雌黃其彌難語不厭詳論蓋貴審共如于事別附最後譽謝積薪慙深掃葉豈是與年俱進方覬日知所無無云爾

又跋

右數十則屬槀兩易涉時累旬僅曰斷手漏落違失懼猶未免無以副鮑丈傳此編之盛心也顏黃門言校定書籍亦何容易郎宋季說部何莫不然舉以自

砭兼告鉛槧之夫慎爲古人創痏耳

又宋本跋

右宋劉氏學禮堂刊本已卯十月闓源汪君見示且云錢遵王記字說闕文六條似與此本不全合予按姚舜咨所鈔空六行蓋錢本亦然核之此本乃複衍三行又太半行因鈔者始改每條提行故爲六行也又因其複衍而不復寫入故爲闕文也鈔本通部行款與刻差殊非獨明潘方凱板不循舊格遵王旣未見此刻宜所言之不諦矣向在辛未歲鮑以翁開雕是書爲予據姚鈔所校今乃獲重讀一過訂正如此

類者實多惜以翁久遊道山弗及再加商榷也

長短經跋 己丑鈔本跋

省齋黃君收得鈔本長短經見示因取讀畫齋叢書本互勘一過彼用海寧周廣業校吳槎客家本開雕所更改處大有失當非見鈔本末由知之也至於抄刻同誤沿而未覺者又往往尚多安得熟於羣籍之人細校而重刻之予老矣未能辦此況好刊古書如鮑以翁者今日竟罕其人吾恐海內欲見是書定本正未有日耳省齋其善藏鈔本或可冀異時一遇也

又 刻本跋

校此書當搜其所出而參互以定是非然使倉卒限以時日非所可辨也予老矣獲見鈔本校讀一過爲之憮然惜不及起鮑以翁於九原重論之

趙甤在開元中而吳任臣以爲前蜀乾德時恐非

書文苑英華辨證後 癸丑

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譌實由于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叔夏自序云三折肱爲良醫知書不可以意輕改何其知言也此書乃校讎之模楷豈獨讀英華者資其是正哉雖亦未免疵纇如證牛上士師于賦豈方姿於魍魎

嵩是黑虎之臘舍爾雅而徵七命數典殊失然終無損大段之佳也

題金陵瑣事　王中

上元伍君詒堂至邗江示我明周吉父此書篝中燈下籀閱一過喜其足以增廣聞見爲博物家所不可少焦濬園甚稱道之洵非虛已第三卷古碑碣一條所指某刻在某處出自目驗尤可徵信予向作治城山館客訪尋所獲較遜此數如尊經一拒閣下諸石固應被燬而鷲峰寺無恙欲拓顏魯公放生池記羣祠堅諱無有也倘使得好古有力之士及今加意搜

別凡屬斯類或當復出矣亦此書中有用之一事也唯唐江寧詩人一條內引李太白集中所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族遭沮渠蒙遜之亂以爲觀此語太白亦金陵人則誤蓋白是涼武昭王暠九代孫見李陽冰所撰白集序新唐書嘗取入本傳故自言世爲右族然則望系隴西家嘗在金城非金陵也且晉書暠傳及沮渠蒙遜載記具在蒙遜之亂自屬涼州與江表迥不相涉若果金陵豈能遭乎前明之人考古多疎不必獨爲青父病遂題其卷端而還之兼就質焉

張燕公集跋丙戌

右秦敦夫太史藏本所見燕公集以此爲最佳第十卷末葉義門之以上脫今就他本補之恰得三葉蓋其行款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宋槧唐集類如是計有多家此及李翰林駱丞皆其一耳予前別校正燕公文十五卷又從汪孟慈得茶花吟舫抄本多出五卷又益以英華文粹所載若干篇合此庶爲全集粗可寫定唯惜無好事有力者刊以行世也

王摩詰集跋 丁亥

王摩詰文集十卷每卷有二泉主人聽松風處子京項墨林鑑賞章宋本甲等印第五卷有款云袁褧觀

及袁氏尙之印今藏汪氏藝芸書舍與前收讀書敏求記所載王右丞文集皆宋本而迥乎不合予讀文獻通考引書錄解題云建昌本與蜀本次第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乃悟題摩詰集者蜀本也題王右丞集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卷詩後四卷文自是寶應二年表進之舊而蜀本第二以下全錯亂故直齋以爲尤無倫也又讀洪邁萬首絕句序云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乃誤入王維集其王維詩後注別本維又有遊春詞等十五篇并五言十

五篇皆王涯所作今以入涯詩中披蜀本第一卷末有此各篇但詩前標翰林學士知制誥王涯名蓋其始鈔綴於此而刻者不知刪去耳亦未誤爲維詩如洪所見之別本也若建昌本則固無此矣至直齋所稱蜀本六十家集世無完書大興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千家權載之五十卷嘉慶某年刊行張說之三十卷江都汪孟慈爲予寫其副其餘聞有王子安等而未審他則李太白三十卷康熙中繆氏刊之駱賓王十卷曾在小讀書堆後刊於楊州二書眞本俱歸藝芸今又收此獨於翰墨深有宿緣良可羨已

張曲江集跋

明黑口板疑即成化九年丘瓊山所刊分廿卷與新唐志及宋志合或館閣本爲宋槧也此萬歷四十一年時韶州刻書估謂之祠堂本者是也併作十二卷甚謬姑就之一校除分卷外未得言全復舊觀不識宋槧尙在天地閒否耳

李太白集跋

道光丙戌在揚州校刊姚鉉文粹因徧搜唐集之存於今者互相勘訂覺此尙多疵漏雖出宋曾二公手仍未可全據繆氏自言有考異不知成否且作之非

易或艸創而旋輟歟

樂史舊編翰林集廿卷今未見又編別集十卷嘉靖時六駿袁氏有翻本前在洪殿撰家見之實此後六卷藍本也

明抄殘本李元賓集跋

此明嘉靖閒吳元恭家鈔本又曾在鄉先輩李鑑明古家雖僅存上冊然倘可貴李即義門門人也惜不於秦濟翁刻是書前收得之

歐陽行周集跋 抄本十卷

前孫淵翁家抄本攜在中正街寓內時匆匆未錄其

副也後問其弟受某甲之誑盡付所有唐人文集并他種書若干託其寄借與孫古雲而從中乾沒去矣旋販至常熟賣與張月霄張亦不能守未詳今流轉何所首尾僅一週星耳予既校此本感觸往事聊附記之

何校棐抄多雜糅而何自下已意語多不確即如第五卷𦞙城西尉廳云列縣出於千乃文集最妙處文苑英華八百六文粹七十三於千上多五字皆大謬舊唐志貞觀十三年定簿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新唐志開元廿八年戶部帳縣千五百七十三行周此記

作於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決不得反有五千縣之多甚明矣宜據集刪苑粹衍字而義門反以添集何耶姑舉一條用貽後之覽斯者貴乎心知其意若尋行數墨恐縱遇善本仍有必不得之病也

又跋 閩刻入卷本

行周文集舊十卷藏書家尚有之其序次與此本已夐乎不同無論字句之異矣其割裂顛倒不知出何人手書有愈刻愈亡者此其類也可歎可歎

讀書跋 拜經堂本

唐文粹所載亦未全校可謂艸艸矣刻書易校書難豈不洵然耶

一鳴集跋

是集從吾師張先生所藏季滄葦家鈔本影寫復錄吳子有堂所傳何義門校具有淵源可寶也近見鮑氏知不足齋校宋本大槪相同唯多連珠一葉今更補入又補末卷缺字略具殆可稱善予前欲合刊唐集罕傳者十家秦敦夫開雕呂衡州即其一也此外如歐陽四門皮子文藪張燕公俱粗勘定但未知何日汗青耳

附何跋　十卷掇拾殘戴其謬誤尤甚不可謂架有是書也康熙癸巳傳自錢楚殷漫記焯

錢楚殷遵王之子也其本與何傳之本惜皆未見

笠澤叢書跋

笠澤叢書宋槧本上下二卷補遺一卷錢遵王猶及見之而今無有也其甲乙丙丁四卷近世吳門邗上各有刻本大致相同均多舛誤唯池北書庫傳黃俞邰得自江右者爲善惜鈔本僅存流傳不廣且毛斧季家本於末增續補遺四賦及王孟祥陸德原二跋遵王謂之元槧本是矣別有七卷本前四卷雜著後

三卷詩與天隨子自序言不類不次混而載之者不合必後人所編馬端臨經籍考已云七卷補遺一卷則出南宋時矣予嘗見何心友用馬寒中所藏弘正時人鈔手校本補遺爲二卷蓋後一卷又元以來重添也字句頗爲碩異今悉依江右本爲正而以毛增者附焉又依刻增樊開序

又跋

二十年前老書估錢聽默嘗告予曰問吳宮辭大姑蘇兮小長洲善本大作火小作沼頃從洪殿撰借其家藏舊鈔本正如此此餘尤多是正後至元槧者向在

吳郡今不知歸何人異日當訪得併勘之

孫可之集跋

龍多山錄云樵起辛而遊泊甲而休此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爽此用左傳晉窒吾治於高傒也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校定書籍可不愼哉 六月朔日再閱書

道光丁亥因有文粹辨證之役遍搜唐賢遺集得此王濟之所刻孫可之內閣本復從長洲汪氏借宋槧勘正視汲古閣三唐人本遠過之矣宋本舊在小讀書堆重見恍若隔世爲題數語於後

正德序二首從吳有堂本抄補於末

唐文粹跋

文苑英華屢引川文粹而其間每爲文粹不載之篇疑不能明久之頃讀彭叔夏辨證第五卷名氏條有云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乃知川文粹者指此爲記於帙亦讀文粹者所當知也

果泉中丞得宋刻完全一部未及重刊今其家靳不示人將求善價然正恐未必有過而問者耳

借孫古雲家殘本校闕者十六至十九之上又五十九至六十二又七十三至九十七宋槧雖僅泰半然

亦可見其大槩矣

嘉祐集跋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自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經籍考諸家著錄名目卷數無不相同何義門言嘗見宋槧所謂紹興十七年婺州本曾在傳是樓者正如此前明嘉靖壬辰太原府尙有重刻本予曾收之亦然是明允集之眞並未亡也後有邵仁泓者凡增第八洪範論第十七至末諡法共五卷以附合明允墓誌哀詞等稱二十卷之數餘十五卷中又往往有增入之篇全非本來世間通行大率其本而

明允集之眞於是幾亡矣至其名目改云蘇老泉先生全集爲同時閻百詩所笑載潛邱札記第四卷中說甚是也邵乃更造凡例數則反謂之依宋本改正思掩其失豈不益可笑哉觀者勿爲所惑可耳

周益文忠公文集跋

首列周益文忠公文集總目凡省齋文槀三十卷平園續槀三十九卷玉堂類槀十三卷政府應制槀一卷歷官表奏五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四卷雜著述七卷書槀十四卷共百二十五卷又附錄五卷年譜一卷總目末有開禧丙寅嗣子綸所書言先公丞相

文集二百卷與曾三異纂集又得許淩彭叔夏羅克宣校正惟日記紀錄頗詳而書稾尤多皆未容盡刻據此則開禧刻本止有此數矣今外間鈔本稱周益公大全集共二百卷而名目卷第多寡先後無一相同葢出於後來刻本未詳何人所重編校也此本舊鈔有眞定梁蕉林相國名印倘是文忠家刊潤可寶也今藏陽城張古餘觀察與古樓道光四年六月卅出以相示爲考覈而書於帙端

姜白石集跋

嚮者山尊學士見語曰予曾校文選亦知吳都賦今

本有脫句否予叩其故則舉姜白石琵琶仙詞題中引吳都賦戶藏烟浦家具畫船二句予心知白石雖聖於詞而此却不可爲典要然當時無切證未能奪之也今校姚鼎臣文粹至李庾西都賦有曰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則正其所引吳藏具兩字皆誤又誤舟爲船致失原韻且移唐之西都於吳都地理尤錯可見白石但襲志書或類書之舛耳豈得便謂之文選脫文哉知其所無爲之一快遂識於姜集後以諗讀者

書何書撰異君爽後　丁卯

尙書撰異君奭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盧氏文弨及
某人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呼
上按此盧氏誤於某人之妄說而撰異又誤采之也
考本篇嗚呼字凡四見嗚呼君已一也公曰嗚呼君
肆其監於茲二也嗚呼篤棐時二人三也公曰嗚呼
君惟乃知民德四也四者之中有公曰者二無公曰
者亦二正義於二有公曰者同云周公歎而呼召公
曰嗚呼君此釋有公曰之例也於嗚呼君已云周公
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加一又字蒙上經立文
而其釋異矣於此經嗚呼云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言

而也者亦蒙上經立文而其釋又異矣此釋無公曰
而一呼君一不呼君之例也正義此經苟有公曰準
公曰嗚呼君之例必當云周公歎而曰嗚呼必不當
云周公言而歎曰也細讀正義截然分明安得如某
人所說耶且其所說於正義果何據也若據有曰字
則嗚呼君已正義亦有曰字亦并應補公曰乎若據
有言字則本篇今在予小子旦上並無公曰正義於
此分節以周公言我云云釋之將又何說也須知此
一經自公曰君告女朕允以下以予惟曰襄我二人
及言曰在時二人及惟我二人弗戡及嗚呼篤棐時

三人一氣承接其不容横加公曰於中間斷可知者某人無足道吾恐其爲撰異累或且爲經累遂不辭爲之辨如此

書毛詩故訓傳定本後

玉篇頎渠衣切詩云碩人其頎傳頎長貌又頎頎然佳也此爲黄門元本一誤而爲碩人頎頎傳頎長貌蓋其頎涉下而譌成頎頎而已再誤而改頎頎上字爲其者錯刻頎長貌之頎又譌其成其凡此致誤之由顯可尋究讀者喜新尚異於是臧琳撰經義雜記乃據今日最誤之玉篇以爲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

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黃門據之不思經文頎自一
字箋頎頎然自重字即箋明星有爛爲爛爛然之例
豈可以證成誤本玉篇爲自箋詩至六朝時如此耶
段氏旣因子駿之知改經文之繆而不從然又添改
傳之頎長貌爲頎頎具長貌云依玉篇以頎頎歸之
傳固有重字之例也俱具字爲其字之譌舛顛倒則
玉篇尙在恐傳文亦未容改也
類弁傳霰暴雪也並無誤暴雪猶暴暴雨也段云暴必
是譌字當作黍則誤矣說文云霰稷雪也未見所出
段書組合附會因云然耳其注說文亦載此說轉轉

滋謬甚矣又欲改爾雅注消雪爲屑雪尤屬杜撰

書段氏注說文後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造字之本一語必自來小學家師師相傳以至劉歆之舊說而班書承之斷無可易者也近段茂堂注說文則欲易之其易之之說主戴東原荅江愼修書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又推廣其言詆班此說實爲巨謬且以爲許說迥異於班予見其皆大不然也夫許與班同

引保氏而說之則班略許詳造字之本一語是其略也一曰指事視而可識以下是其詳也惡覩所謂迥異者乎至段氏所易之說初無當於保氏何則保氏六藝餘九數等未見有分體用者也何以六書乃獨分乎其無當固顯然矣鄭司農之注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六者不列轉注假借二者交錯於四者之閒其不分體用亦已顯然其必與班許同以此爲造字之本更何待言安得獨詆班以實爲巨謬乎故曰皆大不然也嗟乎東原求轉注不得指訓詁以當之而體用之說起茂堂力主體用而造

字之本一語遂蒙詆而遺易書慮自來小學家師師相傳之舊說倘因此而晦而司農叔重之同於班說者永無由明矣故粗論之如此

書葬李處士遷塋文啟後 代金近園

右文二首前欲遷葬李處士天徵公請江都縣及募人出貲者也惟時擬與同志買地法海寺側嗣後天時奄忽人事遷貿因循變易不果厥議今茲乃別營於隆慶叢林後相彼高原安其厚夜標石立碣招魂建巷南城節使之文清河都轉之記所以發潛表微垂示永久者亦既至矣復由集事之後重溯經始之

初區區此心歷歷如昨旣感其不易成彌念其不可泯爰舉斯文壽諸貞石詩香之壁并位置焉嗚呼處士生平窮迍極阨天親終鮮牉合不成似續無從人倫鈌半以致櫂厝一棺淹期八稔逮周旋乎闕憾僅二三之友朋而杳冥幽獨地久天長牛角倘彌馬鬣其平封崇保護仍待來哲不有傾論疇肩斯圖故特詳其本末庶幾動覽者示爾

跋徐俟齋與楊潛夫札子　甲申

昭法先生高節世所共推畫山水竹石多爲賞鑒者購藏唯詩文深自期許而居易堂集失傳於世并尠

知其名者矣上沙故居手植雪搭杜鵑花高出簷際黃楊樹大踰徑尺尚住先生外孫之裔乃雲仍零落竟盡可歎也予家一雲先隴門上刻顧氏墓道四大字渾厚淳古直逼漢魏較彼時家云美有過之旁題款圖印皆石久苔繡丁丑冬營葬先節母時多留宿山中親梯升洗出始知是先生手筆而又歎其博學多能如此也先生生平極篤友誼予昔嘗屢至周忠介公之宅見畫孝子先生六十白雲思親圖立幅尤為用意之作惜已歸他氏然距今卅餘載偶一想像宛在心目也此卷之妙自在流出其與楊瀆夫交際

舊跋詳之輒復旁贅用資軼聞

題江艮庭先師遺札冊後

廣圻自乾隆庚戌春執摯於先生在門下者十年見與手札時時有之每隨得卽散置所讀書帙中嘉慶己未先生歿撿點出之僅此十餘通耳嗟乎先生以一代醇儒不棄廣圻之不才居平奬誨特勤勤焉今先生徂謝廣圻又困頓荒落竊自懼師法之失矣惟渴此冊于座右庶幾典型未遠以惕厲于萬一云

思適齋集卷十五終

思適齋集卷十六

元和顧千里澗蘋

碑跋

跋石鼓文

太學石鼓磨滅已甚此舊拓本神采奕奕深可寶貴

予嘗讀古文苑第六鼓文爲丗里丗必當釋作三十

爲丗里者小雅六月之于三十里也鄘詩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二于字張載魏都賦注引作爲或毛詩于

三家詩爲字歟鄭注聘禮記云于讀日爲法士冠禮

云于猶爲也古于爲通用施武子知鄭樵連上文讀

辭爲世里之非惜不舉小雅成文證之輒書此以待古餘先生是正

跋焦山鼎銘

右釋文據金石文字記纂此鼎所釋各家不同近日翁覃溪氏撰爲專書言之詳矣立中庭之上一字覃溪以爲內門二字合寫非食字其說是也內門即入門內入古今字耳又以右爲左右之右非佑享之佑引禮記及周禮注史由君右說之殊爲未審何以言之禮文明言由君右者是史與此銘下云王呼史始相當非在入門以前也蓋此右者導也見爾雅釋詁

於侑爲古今字讀當云南仲侑世惠入門且凡右之見於他器者皆當準此覃溪承汲郡呂氏跋邢敦之誤又薛尚功所載諸敦中有一器云宰辟父右周立周者作敦之人宰辟父佑侑之者耳乃名之爲宰敦父敦亦由不知右字之義故有此誤也烈考上家亭林先生云蝕一字覃溪云詳其篆勢朕字也當存之以備考嘉慶甲子三月與袁稷階同游焦山寺中拓此以歸八月索陳曼生畫圖并裝之入冊而書其後將以質廉山萬明府云

跋祀三公山碑

此碑無前人釋文近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青浦王氏金石萃編所載皆不免譌如第四行

兩家皆誤釋求作來　即要字極明晰王誤釋作叟祖翁誤釋作覩第五行吉下是　字翁誤釋作与而王仍之不知此碑有橫畫末向下曳筆例皆非也又第三行　下諦觀是　字於橫亦向下曳筆考章懷注後漢書陳忠傳㕰并屢臻云謂水旱不節也故此碑云蝗旱鬲并鬲㕰同字兩家皆誤釋作我全失其義則尤非矣貿上似是敬字其左　右　尚可辨識王闕翁存上半作　亦非趙君晉齋分我拓

本藏弆數年今始一讀詳書別紙而併裝之至第五行東下　字翁記所無計必刊時寫樣失落未必覃溪家本獨少此字也

跋元延二年銅尺拓本

古尺流傳於今而爲世所見聞及之者有二漢尺建初六年慮俿造者藏於曲阜公府晉尺有款識云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晉同者未知尚存否而畢頁史拓本無恙亦載於沈形果堂集固皆以爲絕無而僅有也近江都秦濟生太史得尺一其文云長安銅尺世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

日造桼元延二年爲漢成帝庚戌歲下距新莽始建國元年歲在己巳尙有二十年又下距後漢建武元年歲在乙酉通前凡卅六年又下距章帝建初六年歲在辛巳首尾共九十二年然則此尺非但古於慮俿尺幾及百載即使鎦歆（隋書律志云王莽時）建武等尺再出亦皆造在其後誠爲希世之寶者也又案長安縣京兆尹所治於成帝時爲京邑是當日天下行用必皆準此今較驗拓本慮俿尺及畢良史款識中晉尺制度長短雖少差要想見成周遺榘西都猶在予駿博物得爲依據遂遠二千年後執之以上定周尺可信

其精確而無疑矣爰詳書之至於他尺羸縮强弱之數孔東塘以下各家咸著考辨分刌畧盡茲不贅述云

跋重鐫天祿辟邪字

嘉慶癸酉予作客冶城山館偶游骨董鋪獲天祿辟邪字拓本數通分一貽居停孫淵翁然考其果屬何刻則不得也他日又見其鋪中有明嘉靖七年知南陽府事楊應奎重鐫漢汝南太守宗資墓前石獸記一紙復買歸讀之始知楊守郡於北郭三里許土人所謂漢宗貲墓石獸𥘵尋其字無有乃以汝帖舊文

模而鐫之因言於訓翁相與恍然今年長夏無事偶讀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所考以爲此本州輔墓石獸膊字王宗汝帖誤題宗資今日所傳從汝帖所摹取深歎覃溪鑒別甚精但惜未見楊記文故不能暢言委曲耳且宗資墓獸自有刻字旣細尋無之恐其爲他墓物而遽信士八語又不辨王宗誤題重鐫以實之則楊之孟浪矣計楊記刊石必何在南陽故舉以爲談古刻者告

跋蜀師甎文

此蜀師甎文也按洪文惠隸續所載甎文五其一云

吳師造蜀師之稱與彼同例可知也近世甎文出土甚多而此出在先今仍歸揚州小瑯嬛仙館裁以爲硯旁刻跋語甚詳唯云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似有可商考宋書州郡志言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又言江都縣三國時廢則非魏所能據也魏文黃初六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濤而還故城謂廢城僅至便還非所據抑可證也吳孫韶曾爲廣陵太守蓋於丹徒隔江遙領至五鳳年間孫峻當國時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不就同時拜吳穰爲太守城既不就穰亦無從莅治矣然則廣陵魏

守皆未嘗據又非遞據而有多寡之可計也杜氏通典言魏以廣陵爲重鎭當指魏移治淮陰之廣陵而言乃確守亦以廣陵爲重鎭是則孫韶領太守者也同時各置重鎭非關實土遞據故其重鎭終始自若未嘗遞廢也然則廣陵實土斷在宋志不居之閒無疑矣餘山守君以搨本命題偶觸所不安但舊學多所遺忘行篋且乏書可檢而就臆說率記於下以備識者訂而正之

跋漢永壽樵爲李君摩崖刻字

前者仁和龔定巷孝廉示我此刻并所釋文閱四年

至今余別得一通打本較善諦觀知第二行永字下
元年字上爲壽字或釋作嘉非也漢無永嘉紀年沖
帝自是永憙史繩祖學齋佔畢所言是矣且此本下
半左口右寸固可辨也第五行尙字下巴字上爲苻
爾耶三字苻卽符爾卽璽也漢隸廾竹多通用其借
爾爲璽者與隸釋戚伯著碑云委位捐爾讀當同洪
文惠未加釋而婁機劉球更無知收此字者此本下
半不見土字形或竟釋作璽亦未是也余謂取彼互
證正足廣自來言隸體之軼聞亦殊可喜也此刻自
來未經著錄昨建寧夏玉甫又告余連收數本皆新

拓必近日始搜得而摩崖何地仍未審余謂王述菴侍郎跋鄐君碑有言自褒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崖絕壁漢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間連緜不絕可悟必出棧道中亦可悟尙不止此惜遘嗜古深癖若二三同志者一悉心細訪爲墨林多增勝緣也

跋新刻漢石經殘字

往者伯淵孫觀察得漢石經尙書殘字宋拓本爲孫北海故物嘗賦七言古詩一首又嘗定之爲越州石氏本作長跋手書後幅極所珍愛每置坐卧小室中羃啚示人詫爲銘心絕品翁學士覃溪亦曾題之以

得時在後未及載其事於兩漢金石記也嘉慶戊寅春淵翁化去聞其家收藏頗有彼時惡客竊去者厥後又遭何人詐借失落不少淵翁之弟相繼俱歿無從審石經亦在此數否耳又七年道光甲申夏予重至冶城山館訪舊見其兩少君大者僅十七歲偶詢及之殊惚恍不自了了但云今已無此而已於是予既悲知已之難可復作又歎長物聚散乃不幸而若是不自知其涕泗之交橫也越月而雪峯陳君屬跋其所刻雪峯向識淵翁者也遂舉而著於後他則雪峯自題及諸家所題能詳之矣故不綴焉

跋谷朗碑

谷朗碑歐趙俱有而全文始釋於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厥後孫淵翁錄入續古文苑復爲之補缺正譌其石聞在湖南耒陽縣東五里祉公祠中搨本絶少故青浦王氏萃編未收予近覓得細讀一過第十行戎車下隱然婁駕二字猶可辨識翁氏缺釋續苑婁字得之駕字作起則補釋誤也淵翁又有補萃編未成當舉此以告之獨惜朗子吳臨海侯相碑亦見於趙錄云無年月附於其父碑之次者未有彼土好事搜訪出之以決歐跋稱爲永寧侯相不同之疑耳爰

附識於此

跋李苞通閣道題名

泰下一字自宋慶元初晏袤已云不顯而定其爲魏明之泰和錢潛研云但史作太和本一字古今文異爾翁氏兩漢金石記則以爲隱隱尙有畫痕可辨確是始字非和字也而定其爲晉武之泰始予得此於白下伍詒堂裝挂齋頭居停孫伯淵先生同翁說遂記諸上方

跋脩佛龕頌

右隋劉瑞等脩佛龕頌先後著錄家皆未見友人葉

紉之得一拓本已經翦帖又曼患不易讀予從之借
來累日玩索遂獲通曉開首五行必有石泐無字之
處裝人割弃其紙遂不成句讀故佛龕所在末由見
之自第六行是稱形勝以下則尚可循誦駢儷諧穩
然無撰人姓名或當在割弃無字内也其序有用統
壹以下四句言周武滅佛也皇隋撫運以下四句言
隋文復立其教也事具於史然則佛龕造在周前瑞
等特脩之耳故下文云共加瑚餙也皇后字亦如聖
上空格晉王句與儲宮對文當時風氣不知其非亦
事具於史無庸贅述矣其敢作頌云下習坎　亦空

格蓋頌文不跳行故以此爲別也頌四韻一轉三轉至傳燈未央而止以下皆題名細驗其紙俱無跳行無空格蓋獨與他造像碑異式也題名之稱謂自邑師以下則與他碑大略多同其云邑主妻成皋縣君李敬姒妻作妻臯作皐皆別體字也其云前下士柳士直乃字文胡官而入隋未仕者也書銘人雒在題名中予始表而出之筆意殊朴雅烏丸子榮雖無可考覯周書王軌賜姓烏丸氏及廣韻烏下載周上開府烏丸泥則亦北朝望族也蔣文欣當郎序內之蔣聞欣而文聞不一序言敢作頌云而題名言書銘人

頌銘亦不一古人多不拘如此最後一行題歲次甲辰年是爲文帝之開皇四年以隋唯有此一甲辰而定之也其中尚有不能辨識之字然不及二十之一爰手摹一本以便傳觀且寄示建寗夏玉甫俾錄入補金石萃編庶世閒知有此刻或遇同好蒐訪再出則更一快事矣

臨竟葉君裝作副本因思雖經翦帖或尚有痕迹可以推求原石行次復并借來從紙之連斷處反覆計算豁然知其每行卅五字首末共廿三行又驗以橫裂石文亦爲吻合因鉤乙之而標注於上方首行全

無次行三行亦不具第四行剳弃首一字第十二行剳弃中一空格餘皆完好也其書銘人三字在第廿行盡處當連上邑人張車懅讀與第十九行盡處云邑人張士文施手同例施手殆謂出錢雇刻字人也向讀以書銘人下屬緣未晰行次致有斯失亦碑本貴完整之一端歟

跋唐殘碑

甲申二月過夏玉甫胥門寓樓出示此碑蓋打本祇有上截十餘字而經翦帖者也就十餘字中亦多曼患復不免剳弃其成句讀者甚少姓名紀年均不可

見其首標題諦視之隱隱見大唐故光祿大夫上柱國并州都督□□□字跡而已其下序云上缺參造物望風力而齊轍者謂有功唐初也云涪陵郡公又云□沂二州刺史又云周贈少保柱□者皆其上世也云梁泉縣令奉身清□處物□平者其起家也云上缺方溢公撫全閩境審候空格昌期遵卓令之高軌者謂隨亂而歸唐也云上缺司馬加授柱國二年正月授兼攝陝東道行下缺者謂武德年也元年十二月加秦王太尉陝東道大行臺此所授兼攝乃行臺之屬官而行臺郎廢於武德末也云資參乘之勞又云授殿中

下缺又云匪懈爲心又云晉王流盻者皆其累官中朝
之事也云殊榮旣總誠盈斯囗者謂其致仕也云上缺
第春秋六十有九者謂其致仕而歿也云上缺舊前王
之令圖以下至官給者皆贈卹詔文而中不全雖存
故光祿三字及使持節都督并六字餘仍弗具也云
上缺徒公觀王雄之女也者其配也觀王雄隋書有傳
者也云柱國蠡吾公承基等者其子也云上缺以虛薄
側奉淸塵者撰文人自謂也云軒上錫宇以下者皆
銘詞而中未俱不全也考此碑金石家未有著錄舊
新兩書列傳諸人又未有適相當者或疑其爲昭陵

各碑之一然詳玩文意亦不似陪葬也姑撫其略而說之以俟能博識者或更得完善打本當有可考矣

跋萬年宮銘

此銘淵翁載入其續古文苑初據新拓本闕文與萃編相似適予得此紙審諦補正所少僅十許字矣淵翁喜而爲著其首時嘉慶壬申歲也忽忽及今十餘載重一展玩恍已隔世斯人不作風雅日替可慨也夫

跋碑陰

下列第十行左領軍將軍金仁問末三字雖稍損然

隱約尙可辨識萃編妄謂疑薛仁貴大謬而錢潛研跋尾讀作李仁口亦欠審諦也考金仁問爲新羅王金春秋子法敏弟在唐宿衛者姓名書於新唐書高宗紀新羅傳其事迹載於朝鮮史略彼云新羅王勝曼時遣仁問如唐宿衛時年二十三證諸唐傳永徽元年也又云金仁問卒于唐在嗣聖後九年證諸唐紀用天授三年也又云仁問七入宿衛凡二十二年此碑陰題名爲永徽五年事上距元年不遠其當爲金仁問無疑矣

又考平百濟國碑副大總管左領軍將軍金口口孝

編云泐其名無可考予嘗借得墨本驗之亦仁問也朝鮮史略書是役云唐以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總管金仁問爲副總管伐百濟極爲確證其時顯慶五年所題官仍爲左領軍將軍新唐書新羅傳於咸亨五年稱仁問官爲左驍騎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則在此後必以平百濟而加耳

跋唐平百濟國碑

此碑著錄實始於金石萃編今青浦收藏全歸長洲汪君問原爰從借此一種用萃編讀之而知今本已非述菴少寇原本也萃編著錄碑文共計一百十七

行首尾俱全今本則篆額之後首一行起器言爲[illegible]
範至氣徵芝之充其前皆無之以字數計算尙少卅
六行其非一也萃編有洛州河南權懷素書又有顯
慶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今本
亦皆無之其非二也萃編有三韓洪良浩跋語二百
餘字今本亦無之其非三也況萃編少寇自跋云前
段七十餘行俱完好闕字無幾後五十行則大半泐
矣今本則前後一律曼患反藉萃編方可依俙相驗
倘使爲著錄原本彼時何從知此釋出又安得分前
後爲完好與泐耶推原其故必少寇所得有洪良浩

跋者係東國舊搨全文晚年耳目都廢弗克檢點爲門下客將今本不全新搨偷換之耳其外面籤上標除闕不算僅存十張未知出何人手然與著錄者不合正自顯然故爲詳書委曲俾將來觀者不致疑惑但三泖漁莊故物竟不審流落何地惜弗獲在藝芸書舍許我縱觀也

跋龍龕道場銘

此銘刻於聖歷年多用武后字前人所說或多或寡予合集韻等書考定爲字十七其見於此銘者十有二囝而逦爾㔾𡈼𠀑𡆠𤯔𠡦是也其餘又有當

時俗體在其間如十五行經下霜字廿九行於下杇字疑不能明然與武后字御無涉俟讀者詳之第三行可以神事絕於筌蹄句第廿一行脩六道之篠句皆落一字第十八行不感畐南感是惑字之譌必書丹時所誤不復刊改故如此耳文筆亦拙累彼時粤土尚陋無足怪也銘在羅定州之龍龕其地既僻又刻在摩崖不平正椎拓甚難翁覃溪撰粤東金石略亦未載可見矣近修通志儀君墨農親至洞中摹之入局可稱好事頃因墨農譚及此事乃尋出篋中所藏趙晉翁相贈之本屬紉翁録此一通予復爲

之審正覩外間傳寫釋文訂正五六十字但不知通志稿所讀如何

跋鄭仁愷碑補金石萃編六十八卷作

右鄭仁愷碑唐書宰相世系表第十五上鄭氏有仁愷密州刺史則其人也上一格弘諒則其父也又上一格子裕則其祖也接仁愷下一格首愛客又秦客又齊客又知十又洪一名盧客又越客一名固忠又慈明又邠卿又信卿則其子也載於表者止此以碑證之尚有會祖□育周議曹□□□□騎中□□□□□□守足增表之闕也又碑尚有次子智廣在固

忠前故云有子十人而表不列以其出家也其餘可以參考表者甚衆玆不具論碑首行云唐故密亳二州刺史贈安州都督鄭公碑并序亦正互見表之未備碑次行云通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兼修國史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崔融撰中闕口還書舊拓本有王少寇本無金石家所當詳也碑末行云大唐景口中闕亥朔廿八日　　建亦所當詳也至前後多出之字在唐文二百廿卷合而觀之可以知舊拓本之勝王少寇本遠矣萃編此碑且失其跋率書以補之

跋唐碑三種

道光庚寅之歲初之得趙晉翁竹菴盦藏唐碑三一爲開元柏梯寺碑二三爲貞元演公塔銘及淨土寺西院和尙塔銘雖不津訪碑用仁和趙氏拓本入錄然仍無地名也以予考之柏梯寺當在山西省蒲州府虞鄉縣演公與淨土寺二塔皆當在河南省河南府鞏縣均足以補前人所未及矣唐演公銘稱縣尉楊叶撰

跋王慶墓誌銘

右唐故朝議郎行登州司馬上柱國王府君墓誌銘無撰書人姓名其略云公諱慶字弘慶東萊掖人萬歲通天元年白虜趙趙天子詔左衛將軍薛訥總海

長壍掩其巢穴飛芻挽粟霧集登萊監軍御史范□
成揖公淸幹乃密表馳奏俄除朝議郎行登州司馬
仍充南運使聖歷年運停還任以神龍元年卒開元
九載葬於掖城東南五里剛掖山之陰此誌山左金
石志未收亦不見他家著錄殆近日出土也白虜嘗
指李盡忠孫萬榮而舊書薛訥傳新書訥附父仁貴
傳俱不書絕海事得之可備異聞也

跋乙速孤行儼碑

醴泉縣乙速孤三碑晟已亡神慶行儼存此卽行儼
碑搨本殊精可補萃編闕字新打者曼患不足觀矣

碑有左除溱州扶驩縣令舊唐書十道郡國志溱州貞觀十六年置有扶歡縣屬江南西道新唐書地理志屬黔中採訪使元和郡縣志黔中觀察使有溱州溱溪下以南有溱溪水爲名扶歡縣中下以縣東扶歡山爲名餘書尤多不可枚舉而萃編乃云並無此名何耶

跋道安碑

嵩陽石刻記康熙初年所撰言道安碑萬歷時雷震爲兩截文甚糢糊不可讀故金石萃編僅載半截了無首尾但每行三十字而已予所見皆然此舊之㮚

君所藏舊搨本獨此具存多出之字過半外且殊可讀然則足以傲君家并叔無論青浦也

跋神寶寺碑

此碑序望膺開基與基公塔銘正同皆基字避嫌名而欽末筆也至序大雄有以見郡生銘徧看郡有二群字俱作郡然文中他群字亦不如此此則當屬誤書矣撰上字寰上姓名不可辨識字寰者所謂一字字也錢氏跋尾讀爲李寰又疑爲子寰皆非甲申二月借此本於芸𡌭仙館校正山左金石志數十處唯字字志未誤拓本尙明白可證遂記之又訪碑錄亦云

李實乃承潛孳之誤又嘗見某人言刺史盧諱全下是義字亦目驗而知其謬也

跋馮鳳翼等造象題名

右題名每行七字存十八行爲字八十八其人名可見者五馮鳳翼莫順之王忠謹杜元瑋魏思泰證以華塔寺梁義深等造象而行款字畫無一不同必同在塔上石佛坐下也梁義深題名一石凡九人所有之李善才杜懷敬馬元收蘇仁義與此一石之馮鳳翼莫順之皆見於開元末内侍省功德碑一百六人之内其餘不見者殆過半功德碑多漫漶非可盡知

矣然則二石同爲一刻在開元時無疑關中金石記
寰宇訪碑錄及竹崦盦目錄俱誤謂梁義深等應是
武后長安時人王氏萃編嘗言其非而猶附列於王
璿之次錢潛揅以爲無年月仍不入開元亦失考功
德碑故未能確指耳今因此石而併正之且疑塔上
尙不止二石當有年月造象緣起分刻他面或已損
或失拓則非親至其地目驗之不能明也

跋內侍省功德碑

頃偶得此碑以勘金石萃編補正數十字首行題署
撰字之上御字之下皆損泐人名俱不可見黃叔琳

金石考以爲御撰御書授堂疑其未必者蓋是述菴
侍郎云次行有御書字諦視頗不甚確也信乎拓本
之耐人尋玩矣

跋任令則神道碑

此碑李北海書天寶四載建卅行每行五十五字諸
家著錄皆未見近年武功令段君嘉謨得之於文廟
宋人用其石刻大觀聖作碑而碑陰尙存此文也字
旣曼患拓本又草率讀之大牛不能成句其公諱令
則字大猷獨完好下云本樂安博昌因居官今爲西
云云考元和姓纂樂安博昌任氏西河任氏同出是

次行必接河云云也姓纂復云又居成都故銘詞言
歸途劍閣而序則亦在闕字中矣十五行有時吏部
尚書朔方口使王公云云十六行有康待賓云云十
七行有命殲莫登云云考王公者王晙也舊唐書本
紀開元九年夏四月庚寅蘭池州叛胡康待賓安慕
容爲多覽殺大將軍何黑奴攻陷六胡州兵部尚書
王晙發隴右諸軍及河東九姓掩討之秋七月己酉
王晙破蘭池州叛胡殺三萬六千騎辛酉討諸酋長
斬康待賓新書本紀亦云己酉王晙執康待賓其詳
在舊新書晙兩傳又通鑑二百十二卷同蓋令則即

晙所發諸軍之數與有勞焉而不及敘功故言命姘也十八行有乃奏公口前相國李公元紘討之舊新元紘兩傳不載此事考元紘以十四年相十七年罷事當在十四年之前其稱前相國者據撰文時言耳詳令則官位不顯事跡亦無大關係獨賴北海之文與書歷千餘年後其名晦而復顯此古人之所以欲托壽於碑板歟拓本為同里葉君約之所得戊子冬出而共讀輒舉所知以相質葉君手釋其文因書諸下方

跋元林禪師碑

考訂石墨無他巧妙不過善讀本文而已所識老輩擅場著名零落無存予僅六十五經歲久疾道光十年閏四月廿七日更嬰類中手足口舌不由主張旦夕化去此事竟廢六月廿二日紉之走問告以新見是碑有獨步鄉中之句因彌安陽金石當載之客退喚十四齡孫查檢果得於第四卷前具列本文後係以跋云右碑無書人名氏其字勢勁拔類李北海凡正背兩面皆完好初瘞土中募役夫出之前列監察御史陸長源撰長源舊唐書本傳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佐昭義軍新唐書亦云始辟昭義薛嵩幕府蓋

長源於此時從薛嵩故得在相州撰是文而新舊兩史皆不著爲監察御史是於佐幕之職從略矣碑載元林禪師堯城人俗姓路氏依龍興寺解律師學業居靈泉佛寺景龍三年敕與元散同爲翻譯大德累表懇請詔許還山龍興寺見河朔訪古記彰德路北關外古寺坊東龍興寺寺前豐碑一通是爲隋龍興寺也予既不能爲讀碑之難不得已爲讀志之易亦覺使我了了志又云在善應山則他書皆未嘗及尤非官此土不克道其詳蓋善應山即所謂元林神道西北隅距靈泉寺不遠碑中詔許還山指斯山也迴

憶予初收此齋嘉慶甲戌秋將離白下匆匆寄家倏忽十五六載乃始一啓檢病眼昏花僵臥枕上展開尺許便失所覩雖摩挲舊物徒增感愴強起力爲此跋以誌初之之意云爾

跋峿臺銘

說文㫖古文百从自與此銘㫖正合第一畫雖稍剝蝕然具存可辨而萃編乃云百字竟書作㫖亦所未詳疎舛甚矣

記題三墳

潛研跋此記疑谿昊等字爲宋時重開之譌但少溫

他碑準以說文其偏旁皆不免舛盩未必非本來如此也

末行上損四字其下叅谷紿石並無恙搨工省紙故祇存少半耳

跋貞一先生廟碣

右大唐王屋山中巖臺貞一先生廟碣衛憑文薛希昌八分書并額額八字有唐貞一先生廟碣篆書貞一先生司馬承禎賜謚也承禎碑開元御製今不傳此則猗子河東郡寶鼎縣主簿綱造廟所立無年月末有正書一行題貂聖元年山門都監道士崔可安

重立及王屋縣尉李阜權縣事王評名又云中嶽李中卿則刻字人也碑云貞師諱子微字承禎舊新兩府書隱逸傳云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互異按承禎之兄名承禕其書滑郭師碑自署弟子司馬子微而賜制亦稱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蓋本名承禎入道後則名子微也碣又云法號道隱兩唐書傳及雲笈七籤李渤眞系所撰貞一之傳皆未載寶刻類編第八卷姓名殘缺三有河內道隱貞白先生碑陰述幷篆書注天台峯白雲道士據此知卽子微矣額左右又有崇寧乙酉宋人題名兩段

跋貞一先生廟碣陰

右坐忘論下署敕賜貞一 新唐書藝文云道士司馬承禎坐忘論一卷又道藏夫字號有之白雲霽注司馬子微得道之語卽此論也上淸三景弟子女道士柳凝然趙景元唐長慶元年遇眞士徐君雲游於桐柏山見傳此文以今大和三年己酉建申月紀於貞石又薛元君昇仙銘晩學女弟子柳凝然自天台謁朱陵威慕芳德敬爲銘皆在貞一先生碣陰左行王屋山玉淡道士張弘明請求有元祐九年崔可安重立石等題名其先又有盧企字未詳 高嵩巖固元和五

年題名篆書十大字在上方尙完好又有劉明俊郝
天盧朝等題名正書在左方則爲加刻論文所掩僅
露行間耳

跋温佶碑

右唐故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温府君神道碑牛僧孺譔
裴潾書篆額人姓名闕失末署大和七年歲次中缺日
戊午建予得一通初之爲釋出復屬于覆勘按碑云
温氏裔顓頊爲已姓其後有乎佐夏滅窮厥用胙土
子孫因闕字其邑而仍其侯考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
纂古今姓氏辨證書皆云温氏出自姬姓爲叔虞之

後虞恭公碑亦然皆與此不合未詳孰是也中間文多曼滅其約略可識者如云卽南鄭公之長子也謂佶父景倩南鄭令也見世系表舊書造傳云祖景倩南鄭令云卒於鄴城之成安里第謂佶後居鄴也見新書佶傳云子男字缺八日遘曰邈曰造曰遜曰下缺而造傳及世系表皆但有兄邈弟遜證諸碑下文言尙書名造郎諫議公之第三子當以此證史之未備矣餘見盧抱經跋語及錢潛研集者不復贅惟盧錢皆未見末行大和七年字耳寶刻類編卷五裴潾下著錄云洛舊書造傳云河內人近日畢氏撰中州金石記失載寰宇訪碑錄僅

稱仁和趙氏拓本葢不易得故銘詞笑言委蛇委下有音威二小字而談碑刻旁注者曾未舉及也

跋二體石經周禮

北宋嘉祐二體石經中州金石記云今僅存周禮卷一及卷五中數石在陳留此拓本六紙一起大宗伯二起肆師三起司尊彝四起典瑞五起典祀六起職喪皆卷五唯末紙接連者第六卷首之大司樂耳似少舉秋帆所見之卷一也又聞孫淵翁言其仲弟名星衡官河南河工通判曾搜得禮記一種惜當日未曾索取不知凡幾石則爲諸家著錄所無僅載平津館

續萃編而已又載周易佝書二種未知出自何時訪碑錄亦有之云在祥符翊之嗜碑成癖書而貽之以待他日墨緣

跋葉翊之金石拓本冊

吾友翊之篤好金石最勤搜訪計前後所獲之數與近來收藏諸名家約略相埒而出於王少寇萃編未著錄者正復不少暇日取六朝至五季誌銘造像題名等裝潢手定目次共一百五十餘種而凡豐碑大字則皆不與焉戊子四月予同仁和江秬香過之縱觀予曰石於物爲壽有時而泐彼自漢以下大書深

刻杳不可見者何限況小品之尤難久存乎斷固人世代謝之一端而有心人所欲及今爲之收檢者也邢香亦同嗜不以予言爲癖遂題記於後

答葉紉之論廣惠廟碑書 附

紉翁足下所尋出鏊碑二一平江府新建廣惠行祠記斷碑一少下半正背分刻使府免稅之記及公據首皆云據府城張眞君行祠教院住持僧嗣芳狀未存咸淳陸年柒月二者歟中金石家未見按乾隆十三年志云廣惠廟在雍熙寺東祀烏程刻本誤作城祠山神張大帝宋慶元三年建莫子純記其言甚略今得是

碑可以證明矣予謂府城張眞君行祠當卽廣惠廟張眞君當卽張大帝蓋本爲一廟之碑其同云行祠可見也草草奉質高明以爲何如

思適齋集卷十六終

思適齋集卷十七

元和顧千里澗蘋

策問　壽序　碑文　硯銘

策問四首

問經國治人莫善於禮古經散佚漢儒掇拾淹中曲臺授受源流篇卷最目能指數歟康成始合三禮義疏之外學者論撰極博能約舉其大槪歟大戴之記師說罔存與小戴之異同者曷在王肅聖證與鄭相難此兩家之是非者何若威儀之委曲名物之形制唯圖爲易曉古今作者厥有幾家或存或亡宜可得

而條疏也儀禮中有燕聘公食大夫未嘗無天子諸
侯之事而世多以士禮目后倉何歟自漢而後代各
有制叔孫通曹褒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其所議定史
志詳矣孰因孰革孰得孰失可得而言之歟說者稱
江左五禮梁氏爲備當日分撰姓氏條目卷帙尙居
然可知歟唐宋以來所修撰者若開元政和等書今
皆具存能詳列其本末歟外此若通典會要等書乃
考禮者所必資能臚陳其綱領歟通禮之作昉於何
世朱子欲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其大致何
若儀禮經傳通解何時始成家禮爲一家之書見於

自序而諸氏書儀乃前乎此其所損益又何若也
問錢貨之興遠自三古夏殷以前其品何若禹湯金
幣事出何書周初圜法厰府有九能知其制歟景王
大錢解者不同能定其說歟逮至秦漢半兩榆莢八
銖五分四銖三銖赤仄五銖之類變改非一能臚陳
其所鑄之時歟洎乎新莽屢有更造所謂錢貨六品
布貨十品與夫前後大小諸品能舉列其所改之名
歟五銖之目雖昉于漢而後世承用頗爲最久其閒
若魏晉若南北各朝孰爲沿革司馬芝孔琳之徐爰
孔顗元澄楊侃等諸人之議具在正史宜可得而詳

聚也又同此五銖而或云太和或云永安或云常平其所以不同者曷在外是而直百當千大貨六銖五行大布永通萬國之屬其形製時代奚如宜可得而徧稽也唐之武德廢五銖而創開通元寶當時論者謂之最爲折衷二者相較其輕重大小有異者何如乾封泉寶乾元重寶等亦唐鑄也其所行所廢又何如顧一一而統言之自唐及宋多用建元之號爲文而溯其初始厥在何代而蕃兩皆有文或兼題其地或兼題其輕重或兼題其貴賤種別不同無慮數十百品願一一而析言之

閎通知古今必賴羣籍自漢以下每代書府各有掌故能歷指言之歟劉向劉歆父子典校而嘗曰共成厥事者更有何人七略雖逸其所謂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者篇目所存能按其部居分析數之歟荀勗四部較七略之例異同何若江左六朝文儒頗盛若宋王儉齊謝朏梁阮孝緒各有編纂較劉荀之例異同又若何也孝緒七錄之目今尚見於何書隋書經籍志每稱梁有其所據者梁之何目唐宋以來撰著尤繁通論公私無慮數十百家能粗別其綱領歟正史於漢隋二志之外有藝文經籍者

僅新舊唐及宋三家而已孰爲優劣能揚推其條流歟且宋志之譌舛複重前人類多抉摘彙而言之崖略何若晁昭德陳直齋鄱陽馬氏經籍一門之源兩家各有所長今其書具在宜可得而詳言也

問總集之類蕭梁文選前何所昉與之同例者凡有何書可得而悉數之歟昭明去取意指曷在開登僞作厥有幾篇高齋諸子應能別識豈其自有說歟作者名氏自史岑王康琚而外求諸載籍固皆班班有考歟徐楚金說王簡棲之名是中非巾果何所據而云然也李善作注爲此書功臣其發凡起例俱有引

於注中通前徹後條有若干其援引之書大半亡佚依四部而列之故書雅記種有若干此諸書者果唐初釐然具在乎抑祟賢别有所自出乎願剖析而言之善所未詳百有十四後人間有補爲之說者其當否何若宜可平議也爲音義者厥有幾家曹憲之學乃善先河單詞剩義亦倘有存焉者乎說者謂宋世盛行合併六臣之本而善之元書遂微今之六十卷復出於何時重定於何手果能無失其舊乎凡與五臣孰爲異同長短孰爲交錯紛互能條分縷析一二臚陳之歟專集所傳史書所載較此正文出入不一

豈昭明崇賢固然乎抑流傳歧乎其得失何如宜可揚搉也善引舊注有灼然易知者有終不能明者總而計之共有幾科分而數之各有幾事也後世通儒如洪容齋王伯厚各家著述議論與此書每相關涉能舉其切要而約言之歟

屠母楊太淑人七十壽序

在昔名臣每有賢母母子政傳記以來蔚宗正史而下班班籍籍粲焉徵信古誠如是今亦宜然其唯錢塘屠太守孟昭先生之有母夫人楊太淑人也太守弱冠鄉舉負名傑特更因奉命於清平山中讀書數年

嗣成進士入踐詞林出治劇邑撫字四人釐整百務
鹽鹹之病除蠶桑之利興大江南北循良居首乃大
府交推與數疊膺仍以承養兩引疾不出太淑人仁
厚節儉生平著聞自成婦食貧佐理三十載而又識
高見遠不以流俗所趨期厥子潘與方御郝法彌卲
其閨門之內雍如也肅如也遐邇人士之論當代母
儀者靡不歸重焉今歲嘉平值七十壽辰太守見示
奉爵稱觴堂贈言則丁卯五十時所乞之言也不棄
千里檮昧且許爲粗識今古謂郎以秋中自揚旋杭
欲命爲文充稱慶之數夫鄙人向辱列在忘分雖限

以地異未克登堂申拜而懿德禕行聆於下風者稔矣蓋嘗揚而榷之必其有如韋逞籍傳業之教斯學成名立以仕則優也有如崔實受五原之訓斯臨民善績弗愧政論也有如雋生體活人之慈斯文而無害多所平反也有如陶侃遵封鮓之潔斯重慎官物廉吏可爲也有如公甫習猶織之風斯自上下下沃土易俗也有如介山稟能隱之心斯有親與偕不係榮祿也引古證今一二莫罄於以見聖善所關胎材毓儁非是母不能有是子誠哉是言也然則天之所以壽太淑人者豈僅老耄期頤黃髮齯齒之謂實將

永暉彤管縷載蘭臺既壽其身以難老復壽其名於無極也海內皇甫謐綦毋邃之倫固當不乏走也自揣無能爲役敢就大端舉其所知臚陳於前敬以爲獻

硯銘九首

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耶粥於是以餬予口耶汝爲君子儒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之歟　傭書硯銘

良工心苦求容無所曷其焚如去而牧豬　又

風主諷教化下剌上藉日未知問我石丈　風字硯銘

大白若辱涅而不滓唯有本性可況君子　蕉葉白硯銘

知白爾識知赤爾職慎之哉無輕近墨敗爾德也

勘書白端硯銘

此中險巇日一丸長居其北無筆乾勒爾之功永不刊

依隱易農吾恃之居位素食吾恥之硯乎硯乎其將磨汝以沒吾之齒

日萬字墨此可磨得之不復求宣和

漈沙硯銘

文選讀破秀才守餓

風字硯銘

思適齋集卷十七終

思適齋集卷十八

元和顧千里澗蘋

墓誌銘　碣記　哀詞　事略

安徽布政使降補刑部福建司郎中世襲

一等輕車都尉蔣公墓誌銘

惟

高宗　仁宗朝簡畀世臣布於列位

而常熟蔣公由州郡歷觀察陳臬開藩兩攝撫篆所

莅若滇若浙若豫或一至或再至咸有成績朝野方

謂

聖眷甚隆行將大用踵武前光允符衆望未

幾移皖乃以公過被議鐫級旋解組歸里久之不復

起而終公諱繼勳字繩武一字培元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肅公之曾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文恪公之孫光祿寺卿前戶部左侍郎戟門公之長子未弱冠而應乾隆戊子庚寅鄉試不售用籍　四庫館書議敘選授雲南石屏州知州遷元江州擢雲南府知府五十四年伴緬甸貢使入都　召見擢雲南鹽法道五十八年丁母艱嘉慶元年補浙江金衢嚴道六年遭祖母與父兩喪歸九年服闋襲一等輕車都尉授河南糧道擢雲南按察使十三年調廣西

陛見奏乞省墓得　旨俞可未及之任改調

浙江甫下車即攝巡撫既代理藩任其秋擢河南布
政使十六年裳　詔褒全汴堤功賞花翎十八年
秋權巡撫監臨文闈其年移任安徽明年除讞桐城
疑獄事降爲刑部郎中公少長甲族稟承門訓凡經
世之猷利下之務目覩心識熟習貫串爰能發軔下
僚洊膺方面抒厥蘊蓄見諸施爲逮位益高任益重
治益持大體尙醇謹去苛嬈至於振邺救菑勤敏周
悉前後凡活金華諸郡亳州諸邑被水民人各數萬
計輿誦載興迄今不息觀公所以居官奉職者惟在
實心實政上荅　國恩下紹家風終始進退必出一

轍尙論前代宰相世系表中求人物如公又豈多得哉公生於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歿於道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六再娶俱廖氏子四人嘉琳候補員外郎有瘸疾嘉璜早卒嘉璋浙江候補知縣嘉珪太學生女六人壻王賡廖墉章埏李正顏歸衡歸令符孫男五人釗鉞鏞鈞鐃孫女三人郎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嘉璋等奉公柩合葬於虞山南麓廖夫人之兆禮也先期介長輿朱學博紫貴持公外甥吳明經聲恩所撰行狀來以志委千里學博言曰公內行尤備其大者孝友任邮謙和廉靜人

罔共推晚歲家居紫貴以姻家子每侍杖屨親見延接寒素不失禮敬若其知名彌有加焉今誌不屬他人而屬君葢體公好士之遺意也君其毋辭千里始自念菰蒲樸陋恐非分所宜逡巡弗敢既承茲命謹按狀敘次而系之銘以納於穿中銘曰

服官卅載得民之思也踐階二品受　主之知也去位一眚曾莫之爲也賢孫而材子先德之貽也艮吏而名臣後禩之垂也世祿而不朽繄斯文之無愧詞也

清故孝子戈君之銘

戈君諱宙襄字小蓮元和人生五歲而孤及長弃進取專意以養其節母張太宜人者數十年母以壽終君哭泣過哀遂以毀卒時道光七年二月朔年六十有三矣執喪甫五十七日子載請於有司以孝子例旌卜以明年月日葬於長洲縣七都七圖義字圩之新阡禮也配袁氏子二長即載次堅爲弟嗣前卒孫一昌國先期載請誌文於同邑顧千里千里與君交且深以爲實應銘法凡君之家世素封具於譜君之官以六品候選君之才有集君之學多箸書君之師友必名流君之他行卒見推於鄉評而皆書之略者

大孝子也其詞曰
人之行大於孝者而殉是可悼刻此銘爲世教將豐
後以食報

增貢生漱玻徐君墓誌銘

漱玻徐君旣歿之六載其孤學友得吉卜將奉君柩
葬於吳縣東洞庭山長圻之先塋鄭嚴編修愛亭所
撰行狀來乞余爲竁銘按狀君生稟至性在髫齔時
愛敬父母有踰成人見者奇之比長補長洲縣學生
貢入成均而恬憺進取家居教授特以志不離親也
其送父終齒已逾艾籲天祈代哀毀盡禮及奉病母

曲承歡心晝夜靡閒者四年不自知其勞臯復一呼
重延旬日精誠獨到迨通神明不其異歟其他若友
諸弟而推財䘏弱妹以盡力致親族之惇睦化鄉閭
之訟爭一舉足一出言如執玉如奉盈皆本乎順德
充乎百行觀夫國人所稱願者而識君之爲孝道也
矣君諱金霖字翔千漱玻其號也先世自宋靖康以
來爲洞庭著姓逮　國朝鄉飲介賓諱履中君之曾
祖也考邳州同知諱大來君之祖也附貢生諱贊君
之父也妣嚴氏君卽明經之長子生於康熙五十七
年八月十二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年

六十有九配邱孺人有懿行亦以孝聞先君二十七年卒以今五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合祔子二長郎學友次學信出為弟後女一適王愷孫六士哲士寬士健士選士充士阜孫女二未字曾孫一振奎君在日愛亭編脩嘗欲上君之孝行於　朝君堅謝不可編修重違君意而止論者每惜之余家珠街里有丙舍在硯山麓距洞庭甚近因夙稔君行誼而編修則君之從甥也故其為狀文詳事覈無閒人言是於法合銘矣其詞曰

體魄則降兮人生有終魂氣所依兮孺慕無窮下甘

露而涌澧泉兮佳城此中祥茂苑而瑞具匯兮乃孝子之風

誥封朝議大夫卽用訓導芭堂程君墓誌銘

君諱開豐字羽文號芭堂其先新安篁墩望族洎遷於吳世有賢豪長者曾祖諱志敏祖諱翃父諱伯玉載德濟美奕葉相傳君生而穎達見者奇之比及旣長工文知名試輒冠軍入元和縣學又高等食餼不利秋闈兩薦未遇嘉慶三年就卽用訓導遵事例也敕授修職郎後以子職初例封儒林郎又誥封朝議大夫君天稟特高修己愈懋爰自承家迨乎晚節寡

尤篤悔善始善終其事親也養生能歡送終能戚承祭能饗故人皆曰孝焉其字弟也任事忘勞分財忘私懷死忘遠故人皆曰友焉其持家也嚴以濟寬儉而中禮量子孫之材而習業審指使之能以效事故彝範足仰也其處世也以仁慈爲心以愷悌爲用捐金救殍焚券惠窮故任邮足推也嘗命已子爲從弟後買宅劃產扶衰繼絕自餘舉措每合經權初非邀名豈況望報觀於一節徵夫百行至於備在鄉評詳乎家牒者固難得而覼縷也春秋已高神明不衰門戶益光亨大耒艾道光七年七月廿九日驟嬰腹疾

八月三日遽終正寢享年七十有五負手作歌啟足垂訓嗚呼哀哉配陳恭人裕宜家之德宏逮下之恩動爲女師言成內則壽止五十有五先於君者廿一年而卒窆吳縣二十五都六圖水字圩先塋之昭位子男十八人一幼殤一出嗣女八人孫男十四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九人女一人崑山之富球琳鄧林之多杞梓惟茲繁祉實鍾積善粵以明年十一月廿四日奉君靈幃合祔於陳恭人之兆占筮襲吉禮儀備具執紼彌山垂涕俠路諸孤戀棘憑穴永慕俾紀厚夜式敘風素其詞曰

體魁梧氣伉爽騰庠序蹟州黨纂華姓兮言有物行有恒忠信著孝友稱亦爲政兮小物勤庶務理名日聞家日起德福并兮疾瑧躬年登耋參术屏巫史絕允知命兮施在衆澤及族存多歌殁多哭榮哀盛兮佳城啟白日杳山迴環水縈繞留餘慶兮

程養廬元配陸宜人墓誌銘　代沈侯作

同郡程養廬學博將葬其元配陸宜人而索銘於友人沈欽裴欽裴側聞宜人之賢也久於是序之曰宜人姓陸氏吳縣人贈奉直大夫鶴樵公之孫女奉直大夫葵園公之女幼以祖命爲世父文林郎補堂公

恩撫女年十九歸養廬遠事祖姑袁太淑人舅朝議大夫芑塘公姑陳太恭人芑塘公多子養廬行弟二宜人則亞婦也吾郡門第程與陸相埒素推族大而宜人爲之女若婦不僅曰安處順境无咎无譽已也始見稱於室者則且無不曰此陸氏之賢女既見稱於家者則又無不曰此程氏之賢婦論者尤難之宜人有兄曰梧庭名鳳藻欽裴丁卯同歲生也有人倫鑒昔偕客京邸每從容樂道宜人曰吾妹之德其仁藹如故上事尊行中接同輩下撫卑幼歷久而彌孚也吾妹之才其明焯如故外而姻黨雜遝內而使令

紛紜鉅而祭祀賓客細而瑣屑米鹽當劇而益辦也其他賢行甚多不具述述其大者與今養廬來索銘之言咸符合為不虛美矣養廬又言曰宜人持身一以儉應物一以勤自歸吾家未嘗假逸數十載如一日洎丁亥秋余罹先君憂時宜人方累月重恙驟凶問矍然奮興奔號喪次自期佐余勿之有悔雖或沮止不聽也迨及來歲展轉增患未究下壽奄儵不延可哀也夫欽裴則以為宜人相夫子而治先舅大事用忘身病所謂孝而知禮奚計夫修短乎唯能如是而益徵生平之以賢見稱者誠無閒然也是宜銘已

宜人生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歿於道光八年六月十九日粤以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於虎邱山西南　字玗養盧所營之壽藏禮也子五人集義長洲庠生析義候選州同知加二級種義吳庠生廣義殤植義光祿寺典簿女三人長適蔣如洵次適鄒炳鑅次適汪彥容孫八人孫女一人銘曰

猗與宜人世[illegible]厥賢躬盡婦職卅有三年如何嘉耦遭命遠焉莫慰悼懷幽石徒鐫生子多材報將聯翩佝加寵章更表新阡

江都秦太史姬人端木氏墓誌銘 并序

姬人本姓炅氏淮安之清江人出自季漢交牧之系譜載避難徐氏之支香皆九晝桂亦一音末胄陵夷累代單素父恒出遊獨與母居有端木氏者其母之姻也幼從其姓長而不改云玉色華蘂瑤情辨慧身流美譽心蘊多能母亡隨父至揚州爰籍於敦甫先生秦太史公名之曰守柔字之曰慈憂以錫嘉也以表德也公簪纓夙望科第早登門棨姬姜性浹風雅玉臺或列奇書金屋每張寶繪纔經擩染郎若肆媚擅揚寫生於蘭尤妙襲跡名家鑒者歎許古稱專房今兼絕藝久寵弗替有自來矣豈但酒食是議黼黻

爲工舉事必先承意服勤未嘗告勞而已哉先因慟毋肝鬱成痼盧跗不世骨髓將深道光六年太歲丙戌舊患增加更遘暑暍臥疾十旬九月廿九日奄終於別寢春秋卌有一凡事公者十九年矣而無所出毋他妾之女未逮見其嫁并非免乳孰是主喪地異女邱人同叔姪嗚呼哀哉公恍然不翅其猶存也啓之賻之有加焉蹵然無覬其再得也撫之哭之靡已焉日月遂往杳冥何期乃卜明年某月某日而竁於某鄉某原走辱先生文字下交屬紀幽石仰慰黃絹其詞曰

佳人來遲去即駛翰林先生痛曷止誰與證古皆有死獨無心平七萃士雷塘之北草蕿蕿靈魂一閟千萬祀烟兮月兮長已矣唯名不泯存畫史

先考碣陰記

先考府君諱文歷字庭有系出陳黃門侍郎世為吳縣人我祖雨蒼公之第六子也生稟至性孝弟自然奚暨百行譽浹鄉黨體質清羸不營當世湛味經傳大義胥通安貧樂道意常泊如遭命隕靈春秋卅二與善既爽嗚呼痛哉元配先妣鄭氏太孺人上虞奕葉詩禮名門德言容工賢明貞順逮事威姑竭誠感

祔廿六而寡七十一而終立節撫孤凡卌六載艱難
備嘗屯阨彌厲受旌　國典流芬家牒梁高嬀行邈
介罕儔不孝廣圻髫齔偏露天下窮民移鄰束脩止
織問學奉訓周旋密沒云艾慈蔭賦傾摧心何恃雞
斯隙駟馬蠶枯魚東西南北焉敢弗識乃礱貞石求
書名公立碣墓前哀哀罔極府君生於乾隆五年六
月七日歿於三十六年三月廿二日以四十二年三
月七日兆於吳縣一雲山東麓祔臺墩下祖塋之側
太孺人生於乾隆十一年十月三日歿於嘉慶二十
一年九月廿九日以明年十一月二日合祔子廣圻

初補元和學生員又補曲阜　聖公府奎文閣典籍
以字千里行例贈考文林郎妣太孺人越又明年立
此墓碣而記於其陰

汪容甫哀詞

容甫汪君没久矣先是予每聞人道其名及一二逸
事後識君之子喜孫乃盡見其遺書又觀行狀年譜
喟然歎曰世唯稱君之學與文爲橫絕一時而莫知
其爲人有古節士風今所不可再遘者也爰追爲文
哀之以見意其詞曰
有特生之傑士爰殊稟於大鈞體高明以立性協陽

德之孔淳旣漸摩於儒訓恒帶義而襟仁又多聞而
博識括典藝之紛綸羌出言之有章宜符采之璘玢
聿獨有此衆美宜諄占而利賓何謀道而遇泰乃處
身而值屯幼不辰而丁酷考早違乎覆露依慈氏之
恩勤阽九死於朝暮幸辛苦而自立處弱植之末固
愍涉世之多艱每入門而興姤艮貧賤之難工或逢
怒於往愬當蒼蠅之羣飛呈白璧而遭惡困騏驥於
相者乖彼執之程度雖見泣於孫陽窘吳坂之殘步
返靜守乎著述託寸心於油素將立言以不朽踐往
哲之攸慕瞻任重而道遠期知新於溫故俄大命之

倓至齋雅志於泉路自時俗之澆醨趨苟且而靡恥
濫文壇於蠹咬穢學塗以榛枳競前邪而後許日雷
同而未已屢發憤而疾呼言面命而提耳抵滔滔之
衝波儼峻防之孤峙雖醜正之實繁咸欲殺而切齒
終獨立而不懼羞改度之非士引黃祖而獻弔想悲
來於無始諒皇天之邀助豈莒原而顛趾洎全歸於
陰堂同知免乎曾子謝羣小而一笑邈凌雲其遠矣
唯芝蘭之可貴在摧挫而芬芳伊良金之稱珍被淬
鍊而精剛偉斯人之美質不渝節其可方奈溘死於
蒲菰曾未貢於明堂倘奇氣之一吐誠正色而莫當

邁解薦與屈軼表在人之瑞祥詎書生之事業徒局促乎文章歎祿位之弗偶鬱光焰而不揚聊颺鼠以發機撫鉅蘖而永傷況下士之憎口又焉知乎否臧指隆古之遺直謂此病乎清狂願君子之載筆必察微而知彰追折角而逮羣尙亥公以同行彼文儒之多僞惡若浼之在旁貽高軌於方來庶一發夫幽光緬九京其如作攬宿草之茫茫進茲文以大招奠椒醑而仿徨

金湘溪事略 己丑十月

湘溪姓金氏於黃君省齋爲姻丈人行其所居在下

塘蔣家橋北距予東浜僦舍僅一里而遙省齋予友也每詣予則過之因數道其爲人古道君子也予志識不忘忽忽累載未及往來而湘溪以今歲之秋去世矣省齋復來言病之亟時謂身後必累予求顧先生爲之文度其意蓋非所謂子孫得之以苔賻奠與紙錢寓焉相出入使人知世系履歷子孫婚姻而已者也先生之文傳而湘溪傳矣敢固以請嗟乎予以交臂失湘溪而湘溪乃如恐失予如是耶夫予文非專家不逮古作者奚足以傳人乃湘溪則自有不可泯滅者在遂不克終辭其不可泯滅也奈何聞諸省

齋曰湘溪家貧執業佐質庫爲司出納者數十年無
毫釐私家仍以不豐喜爲人任事盡心規畫必得其
當難排紛解耗財力弗計且始終不責報如此者最
多予每慨夫人之患唯有利之一事而已矣欲其利
於己不欲其利於人遂至於有害於人雖儼然士大
夫方用是汩没性情而不自覺比比然也滔滔然也
視湘溪之老於闤闠不習詩書乃能超乎汩没之表
以獨見性情如此豈非生質之美而時風衆勢無足
以涗之歟古道君子庶無愧辭而又何可泯滅哉省
齋又言湘溪不自表襮惜其家復乏通筆墨能記錄

者而事迹乃多放佚予以爲凡焯然知湘溪之爲古道君子者知之以性情也苟舍性情而求瑣屑之事迹是徒求諸糟粕也進徵古人隱德如耳鳴爾事迹云乎哉省齋曰善遂書之以塞其臨終之意往歲湘溪嘗遘厲疾瀕危感異夢而獲濟予閭里中識與不識皆盛傳之以涉神怪近齊諧家言故不著湘溪壽六十有六名德鵬字雲萬其餘具家譜家傳者亦不綴

余求澗翁思適齋筆記垂十年不能得今春書賈金仁甫以文存二三百紙來將排次刻之適海甯楊芸翁以全集寄我快慰殊甚卽用付之手民昔江鄭堂先生謂澗翁天質過人無書不讀經史訓詁天文歷算輿地沿革靡不貫通所爲詩文駢體當今學者莫之或先其爲通人所許如此至於目錄之學原原本本尤爲專門時人方之王仲寶阮孝緒嘗與金壇段氏辨論四學黃紹武謂兩君議禮起爭端往返書牘已刻經韻樓集中茲刻去之葢兩君之傳不必在此也他日或得筆記當續刻之

道光己酉十月上海徐渭仁記